

## 多元的批判—— 美國新資本主義史的啟示與反思

梁皓朝\*

近年美國學界興起一股新資本主義史的潮流，相關研究大量出版，有學者以此題目推出線上課程，並舉辦暑期研習班，訓練學生研究相關題材，更有打著資本主義旗號的期刊問世。新資本主義史發起人指出這史學趨勢的特點是不將資本主義視作一成不變的經濟體系，藉此強調人在其中的主體性。有歷史學者便主張以經濟生活史來形容將非經濟因素包括在內來解釋經濟現象的研究，以區別用實證方法解釋經濟自身運作的經濟史。另一考察這趨勢的途徑是此類學者對資本主義的立場，及其研究所引起的迴響。他們大多對資本主義持批判態度，但批判程度和切入點不一，故本文標題稱之為多元的批判。雖然歷史學者都有借古論今的傾向，但這做法在新資本主義史特別明顯，與其研究題材和方法的多樣相關。作者選取新資本主義史中三個較重要的題材，即奴隸制、金融和新自由主義，說明歷史學者如何推陳出新，藉批判帶出改良訊息。

關鍵詞：資本主義、經濟生活、奴隸制、金融、新自由主義

---

\* 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 一、前言

近年美國學界興起一股新資本主義史的潮流，相關研究大量出版，有學者以此題目推出線上課程，並舉辦暑期研習班，訓練學生研究相關題材，更有打著資本主義旗號的期刊問世。這潮流吸引到一位記者注意，在《紐約時報》頭版刊登報導。她指出在美國校園內，不論教學或研究，資本主義都是歷史系的熱門題目。有教授將現有科目改稱資本主義，吸引學生修讀，亦有越來越多研究生選擇以往被漠視的保險、銀行業等作論文題材。<sup>1</sup>不少新資本主義史著作早在千禧年左右開始浮現，2008年金融海嘯後大眾反思資本主義的危機，令相關著作備受關注，間接是這潮流的推手。其實將這趨勢視為美國史學界的學術更新亦無不可，其出現與數十年來的史學思潮淵源甚深。然而，資本主義源遠流長，對其起源和散佈的探究亦跟其歷史本身同樣悠久，而經濟史研究亦在戰後發展多年。那究竟新資本主義史「新」在何處，跟現有經濟史有何分別？以歷史角度研究資本主義，跟其他學科相比又有何獨特之處？除學術貢獻外，又有什麼因素令這潮流能進入公眾視野，而相關學者又想借此傳達什麼訊息？

新資本主義史發起人、康乃爾大學的路易·海曼(Louis Hyman)是受訪者之一，在報導刊出後補充這史學趨勢的特點是不將資本主義視作一成不變的經濟體系，藉此強調人在其中的主體性。<sup>2</sup>自英國史家湯普

---

<sup>1</sup> Jennifer Schuessler, "In History Departments, It's Up With Capitalism," <https://www.nytimes.com/2013/04/07/education/in-history-departments-its-up-with-capitalism.html>, accessed 26 February, 2021.

<sup>2</sup> Louis Hyman, "Why Write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American Capitalism: A Reader*, eds. Louis Hyman and Edward E. Baptis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xvii-xxiv.

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在六十年代初問世以來，社會史學者著重的主體性都傾向是弱勢社群的主體性，有從底層看歷史的觀點。<sup>3</sup>海曼認同這點，但同時指出其他群體的主體性亦不容忽視。歷史學者同情弱勢社群，但開創歷史的並非只有他們，研究底層以外的群體或更能捕捉資本主義變革的時刻和動力。諸如技術官僚、行政人員的形象往往刻板單調，但當歷史學者認真對待他們的處境和所作決定，工商金融等經濟運作便非社會科學理論可以簡單解釋。歷史發展是不同群體互動的結果，歷史研究並非為找出社會運作的規律。套在新資本主義史，亦即表示資本主義發展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或其他社會科學理論足以解釋。對海曼而言，揉合人的主體性和歷史偶然的敘事是新資本主義史的特點，我稍後會對此再作探討。

與海曼想法相近的其他學者亦曾發表類似研究宣言，但以其發展來看，新資本主義史由起初到現在都算不上門禁森嚴的學派或思潮，視其為學術趨勢或分支較為適合。相關學者一直從事新資本主義史研究，偶而合作在學界內外推廣，少數更有師承關係。然而他們的題材和方法多樣，時段亦有差異，雖同樣探討「資本主義」的歷史，對經濟運作有類似看法，其一致性卻不應被高估。例如有關十九世紀奴隸制和二戰後美國零售業的著作在史料、方法、文獻方面都關聯較少，各有專攻的學者不易直接對話，但他們都可在同一新資本主義史的旗幟下爭取認同，引起討論。跟其他學術潮流相似，學者對此標籤的態度不一。我在這篇研究討論中挑選突出自己所作的是新資本主義史，或透過研究介入相關討論的作者，分析其著作特點和立場，展示這趨勢的大概。對照其他學科同樣題材的研究，則更易看到新資本主義史

---

<sup>3</sup> 王心揚，〈美國新社會史的興起及其走向〉，《新史學》，6：3（臺北，1995），頁 155-183。

的學術取捨和侷限。當然，沒有研究可以面面俱到，對這潮流大加批判都可算參與討論，但這樣做的都不會自稱是新資本主義史學者，即使他們的著作可能有吻合之處。

資本主義一詞有深厚的政治含義，故另一考察這趨勢的途徑是此類學者對資本主義的立場，及其研究所引起的迴響。他們大多對資本主義持批判態度，但批判程度和切入點不一，故本文標題稱之為多元的批判。美國學界當然不乏較為保守的學者，讚揚資本主義的創造力，卻忽略其陰暗面，立場跟這史學趨勢截然不同。<sup>4</sup>大體而言，新資本主義史學者的立場以改良為主，並非要全盤否定資本主義，更多是為找出特定問題的歷史根源，繼而提出政策方案。至於是否有其他經濟制度可以取代資本主義，他們大都不置可否，反而強調當下的資本主義非唯一形態，還有改良的可能。海曼便明言「只有了解到這些想法和制度何以變得如此強大，我們才能實際行動，使資本主義再為我們服務，而非令我們受其脅迫。」<sup>5</sup>這種藉研究推動改良資本主義，以減緩其對人類掣肘的主張，便明顯比基進左翼或馬克思主義溫和。美國的左翼圈子便對此不滿，抨擊改良資本主義如同為自由派護航，埋沒階級鬥爭、社會主義、人類解放等基進視野。<sup>6</sup>反之，新資本主義史

<sup>4</sup> 例子包括 Joyce Appleby, *The Relentless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2010).

<sup>5</sup> Louis Hyman, *Temp: How American work, American Business,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ecame Temporary* (New York: Viking, 2018), 13.

<sup>6</sup> 例子包括 T.W. Walker, “‘A Torture Machine’: The Violent Story of Slavery and the Beginn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 <https://monthlyreview.org/2015/11/01/a-torture-machine/>; Peter James Hudson, “The Racist Dawn of Capitalism,” <https://bostonreview.net/articles/peter-james-hudson-slavery-capitalism/>; Walter Johnson, “To Remake the World: Slavery, Racial Capitalism, and Justice,” <https://bostonreview.net/forum/walter-johnson-to-remake-the-world/>; James Parisot, “Critical Limits of the ‘New’ History of Capitalism: A Review of Jonathan Levy’s *Ages*

學者則有意無意與基進立場保持距離，以便言論更易被學界和大眾接受。雖然歷史學者都有借古論今的傾向，但這做法在新資本主義史特別明顯，與其研究題材和方法的多樣相關。以下我選取新資本主義史中三個較重要的題材，即奴隸制、金融和新自由主義，說明歷史學者如何推陳出新，藉批判帶出改良訊息。

## 二、奴隸制與資本主義的興起

奴隸制是美國歷史不能磨滅的一章，其對種族關係的烙印至今可見，當中奴隸制的經濟面向更引起學者多番爭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人勞勃·福格(Robert William Fogel)便是以相關研究令計量經濟史這學術分支聲名大噪，他和另一學者在七十年代出版《十字架上的時間》一書，提出多項大膽論點，強調奴隸制的經濟效益。他們主張美國南部在內戰前其實沒有想像中落後，被奴役者<sup>7</sup>在農作上比白人更勤勞能幹，生活條件還優於北部工業的自由勞工。此外，作者搜集大量史料，轉化為定量數據，然後運用數學公式處理。由於論據和分析過於專門，他們乾脆將此部分另冊出版。此書問世以來毀譽參半，有學者質疑他們所用的史料能否準確反映被奴役者的生活條件和所受暴力；更甚者，數字根本無法反映被奴役者的內心世界，他們是否受經濟誘因而努力工作根本無從稽考。對此，作者作跟進研究，著力維護他們的論點和研究方法。<sup>8</sup>無論往後的研究結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奴隸制

---

of American Capitalism,” <https://spectrejournal.com/critical-limits-of-the-new-history-of-capitalism/>, all accessed 26 November, 2021.

<sup>7</sup> 近年美國社會多用奴役者(enslavers)與被奴役者(the enslaved)來取代奴隸主(slave masters)和奴隸(slaves)的叫法，以被動式強調奴役是強加的狀態。我在此跟隨這用法。

<sup>8</sup> Eric Hilt, “Revisiting *Time on the Cross* After 45 Years: The Slavery Debates

的經濟面向非簡單落後可一筆帶過。另一方面當計量經濟史的量化技巧越趨精緻，其他範疇的學者便越難介入討論，不利學術對話。

新資本主義史學者力圖進一步論證奴隸制跟資本主義的興起密不可分，可以說如果沒有二百多年歐洲人奴役非洲人的歷史，資本主義的發展便會迥然不同。他們同時避免運用過多圖表和公式，令敘述易於理解，以便擴大讀者群。例如斯溫·貝克特(Sven Beckert)以研究紐約市資產階級成名，九十年代開始在哈佛大學講授資本主義史，是另一位新資本主義史發起人。<sup>9</sup>他在第二本著作《棉花帝國》轉以全球史角度，探討棉花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當中奴隸制對棉花生產至為重要。他提出戰爭資本主義的概念，概括工業資本主義以外另一生產、貿易和消費模式。戰爭資本主義的核心，是歐洲商業勢力自十六世紀開始，藉著國家支持，以帝國擴張、掠奪和奴役方式，建立涵蓋非、美、歐三大洲的貿易網絡。跟工業資本主義的自由勞動不同，戰爭資本主義使用大量非僱傭勞動力，如被奴役者和契約勞工。<sup>10</sup>由於十八世紀英

---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Capitalism: A Journal of History and Economics* 1:2 (Spring 2020): 459-473, 477-478; 劉瑞華，〈新經濟史革命—介紹 R. Fogel 和 D. North 的學說〉，《新史學》，5：3(臺北，1994)，頁 141-164。兩冊原著為 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Time on the Cross: Evidence and Methods, A Supple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書出版後的批評可見 Herbert G. Gutman, *Slavery and the Numbers Game: A Critique of Time on the Cros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5)。

<sup>9</sup> 他亦曾撰寫美國資本主義史的討論文章，見 Sven Beckert, “History of American Capitalism,” in *American History Now*, eds. Eric Foner and Lisa McGirr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14-335。

<sup>10</sup> 契約勞工(indentured labor)在書中是指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國家在十九世紀中奴隸制結束後，為填補美洲失去的勞動力，在亞洲引入的勞工。簽約者須飄洋過海，在異地工作一段時期後才可回鄉，故在當時歐美引起所謂的

國的勞動成本過高，棉花生產商先是改良技術以提升產量，但仍未能滿足對棉花的需求。棉花生產成本真正得以降低，有賴戰爭資本主義帶來的土地和勞動力。換言之，奴隸制跟合適的氣候和土壤對棉花帝國的擴張同樣不可或缺。<sup>11</sup>

在棉花帝國的歷史中，最徹底的逆轉是北美洲從英國殖民地，一躍而成獨立後統領世界市場的生產大國。作者將這一過程放在北美自身和全球史的脈絡理解。首先是美國的種植者繼承了殖民地的耕種方法，繼而享有近乎無盡的土地、勞動力和資本供應，再加上巨大的政治影響力，不受傳統社會勢力掣肘。為抗衡歐洲的工業生產，他們加強對被奴役者的剝削以提升生產力。雖然歐洲的生產者開始顧慮對美國棉花的過度依賴，嘗試開拓來自印度和埃及的供應，但後者的生產始終無法跟美國的低廉成本相比。直至美國內戰結束，奴隸制在棉花生產的作用才告一段落。<sup>12</sup>作者將奴隸制寫成是資本主義興起的主要環節，該段歷史充滿暴力和壓迫，亦跟國家權力和殖民主義如影隨形。對歐洲來說，十九世紀是資產階級文明的年代，但因為奴隸制和帝國擴張，對亞、非、美洲而言卻是野蠻和災難。只有到了二十世紀帝國主義由盛轉衰，殖民宰制才有所減退。然而在四百多頁揭示棉花帝國的黑暗一面後，作者筆鋒一轉，提醒資本主義同時帶來解放和創意，令生產力大增，所以要對資本主義的將來保存希望。<sup>13</sup>這轉折讀來突兀，作者只言創造更具生產力和公義的社會，卻不談公義的實際含義，

---

「苦力問題」，即契約勞工是否自願赴美，這又是否另一種奴隸制的辯論。可參考 Elliott Young, "Chinese Coolies, Universal Rights and the Limits of Liberalism in an Age of Empire," *Past & Present* 227 (May 2015): 121-149.

<sup>11</sup> 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4), xv-xvi, 30-31, 37, 52, 91.

<sup>12</sup>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101-105, 120-135.

<sup>13</sup>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439-443.

弱勢如何爭取平等，甚或階級鬥爭的可能，這多少反映出新資本主義史的改良立場。

若斯溫·貝克特以全球史視野找出奴隸制與棉花生產的關係，康乃爾大學的愛德華·巴提斯特(Edward E. Baptist)便集中敘述奴隸制在美國資本主義的角色。他的著作直譯為「另一半的歷史從未說出」(中國中譯本為《被掩蓋的原罪》)，意指「美國人不願聽到國家的強大和富裕是來自對非裔美國人的商品化、折磨和強制勞動」。<sup>14</sup>從未說出的說法實屬誇張，抹煞了上一代非裔學者對種族資本主義的批判。此外，作者亦追求寫作手法的創新，書中每一章都以身體部位作比喻，嘗試寫出被奴役者的經驗。例如第一章「腳」是寫非洲人被強迫遷移到美國的過程，第二章「頭」是指美國西進時的人命損失，第三章「右手」則是白人支配經濟的權力和慾望，例如新奧爾良的奴隸買賣。他全書立論在第四章「左手」，分析莊園主人藉「推式系統」(pushing system)施暴，使被奴役者的個人日均產量在美國內戰前的數十年間增長了四倍之多。他一方面引用被奴役者的證詞，描述暴力的工作環境；另一方面參考心理學研究，推論人受折磨後會加強對身體的控制，令自己慢慢熟習做單一工作(如棉花採摘)。<sup>15</sup>有經濟學者對此不以為然，批評他無中生有、譁眾取寵，沒有考慮到棉花品種的變化，單純將產量提升聯繫到暴力的使用，而施暴記錄是否具代表性亦成疑。<sup>16</sup>誠然，不是被奴役者每一次受暴力對待都有記錄，但這一來無法證明暴力並不存在，

<sup>14</sup> Edward E. Baptist, *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xxi-xxii.

<sup>15</sup> Baptist, *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116-118, 124-143. 據作者所述，推式系統(pushing system)的運作是白人監工站在被奴役者身後，當被奴役者採摘棉花的速度稍為減慢，便立刻鞭打，以保持生產力。

<sup>16</sup> Alan L. Olmstead and Paul W. Rhode, "Cotton, Slavery, and the New History of Capitalism,"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67 (January 2018): 8-11.

二來亦否定不了他們工作環境的潛在暴力。

可以說，以上兩本著作都突顯了要理解奴隸制的經濟面向，不只要和美國甚至世界經濟其他部分相連，還要從多種方法入手。《經濟學人》曾刊登匿名書評，批評巴提斯特的著作不客觀，指「書中黑人盡是受害者，白人盡是壞人」。該書評刊登後在網絡備受抨擊，被指為奴隸制辯護。最後雜誌撤回書評，向作者道歉，承認「與奴隸制相關的白人大都是知情的參與者和受益人」。<sup>17</sup>建基於奴隸制之上的經濟網絡環環相扣，以棉花帝國來說，這是指戰爭資本主義以低廉的棉花支援了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巴提斯特來說，這是指內戰前被奴役者的市場價值竟占了美國整體財富近五分之一。<sup>18</sup>這些都跟《十字架上的時間》所指奴隸制的經濟效益沒有矛盾，但兩位歷史學者都否認這是莊園主人善待被奴役者所致，而是出於奴隸制的暴力和壓迫。計量經濟史以個人利益極大化的新古典經濟學假設，肯定被奴役者的「主體性」，推論莊園主人和被奴役者的關係。此方法有其盲點，無法將兩者的權力差異考慮在內，亦無法充分解釋群體內的差異。至於證據片面的批評，巴提斯特反擊指白人不相信非裔美國人的證詞，用盡各種方式質疑；但如果只用奴役者方面的史料，其實同樣片面，亦會重複隱含其中的偏見。<sup>19</sup>這種訴諸身分的回應並非基於學理，經濟和歷史兩個學科的分歧還有待商榷。

---

<sup>17</sup> The Economist, "Our withdrawn review 'Blood cotton'," <https://www.economist.com/books-and-arts/2014/09/05/our-withdrawn-review-blood-cotton>, accessed 26 February, 2021.

<sup>18</sup> Baptist, *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246.

<sup>19</sup> Edward E Baptist, "The Economist's review of my book reveals how white people still refuse to believe black people about being black,"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sep/07/economist-review-my-book-slavery>, accessed 26 February, 2021.

有關生產力和學科分歧的爭辯，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凱特琳·羅森塔爾(Caitlin Rosenthal)則以莊園管理手法的研究介入討論。羅森塔爾曾在麥肯錫公司工作，對不同行業、不同類形的數據有一定涉獵。她工作時發現對數據的掌控，容易令人忽視其背後是獨立個體，以致作出影響他人的決定而不自知。重回校園後，她便運用這種意覺解讀莊園史料，發現某些在歷史上被視為嶄新的管理手法，其實早在奴隸制時已經用上。<sup>20</sup>她亦提出在質性和定量之間折衷的研究手法，鼓勵歷史學者將數字融入敘述之中，而非計較其在統計上的重要性，方可跟經濟學者對話。<sup>21</sup>她的專書篇幅不長，只有五章，每章分析一種莊園管理手法。第一章是會計和組織，作者比較英屬西印度群島莊園和現代企業的組織，發覺同樣是等級分明和記錄詳盡，以便種植者控制龐大而複雜的生產過程。第二章是格式表在美國南部莊園的應用，種植者得以準確計算被奴役者的市場價值和生產力，同時令後者變成表格上的數字，方便分配資源。最後一章討論廢除奴隸制後，莊園主人失去對被奴役者的嚴密監控，轉以法律和暴力維持經濟力量，及引入亞裔契約勞工，莊園的帳簿正紀錄了這一轉變。

與暴力和壓迫討論相關的是書第三、四章，作者在其中分析美國南部莊園的種植者如何運用科學管理來提升產量，以及為被奴役者如資產般估值。得益於對棉花生產過程的詳盡記錄，莊園主人進行生產分析，鑽研每名被奴役者採摘棉花的能力，再安排分工以提升產量。作者並不否認莊園主人會用上經濟誘因而驅使被奴役者工作，但誘因

---

<sup>20</sup> Caitlin Rosenthal, *Accounting for Slavery: Masters and Manage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xi-xiv.

<sup>21</sup> Caitlin Rosenthal, "Seeking a Quantitative Middle Ground: Reflections on Methods and Opportunities in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36:4 (Winter 2016): 662.

錙銖必較，正正是監控被奴役者的結果。再者獎勵機制須與懲罰一同理解，當兩者同時在工作環境中實行，被奴役者便無時無刻都處於自我監控的狀態中。<sup>22</sup>除產量提升外，莊園主人亦藉被奴役者的升值而獲利。他們在會計帳簿中估算被奴役者的市場價值，更作折舊處理，女性、年老或年幼者的價值因勞動力差異而有所不同。被奴役者的價值亦會因在買賣過程中表現不夠好而下降，賣方便以不留肉體痕跡的暴力懲罰。對被奴役者價值的估算更進入政治話語，成為南北政客辯論奴隸制存廢時要考慮的「代價」。<sup>23</sup>作者這兩章的分析算是接近巴提斯特的立論，具體地將經濟誘因、潛在暴力和商品化呈現在讀者眼前。書的強項在於對史料的細緻解讀，找出莊園管理背後的邏輯，但內容稍為分散，各種管理手法之間有欠連貫。她的結論亦較小心，沒有將例子推斷到整個奴隸經濟，餘下的就讓讀者自行設想。二十一世紀的數據化管理無遠弗屆，作者站在改良立場，提醒決策者勿因數字的抽離感而作不人道決定。尤其像麥肯錫這樣具影響力的顧問公司，更須顧及商業道德，這忠告可謂切合時宜。<sup>24</sup>

美國內戰雖然終結了奴隸制，但正如羅森塔爾所指南部莊園主人想方設法延續他們經濟上的優勢，北方的勝利遠非被奴役者在經濟上

<sup>22</sup> Rosenthal, *Accounting for Slavery*, 87-119.

<sup>23</sup> Rosenthal, *Accounting for Slavery*, 122-155. 作者在跟進研究中，強調要把政治和權力考慮在內，才能理解到勞動力商品化的過程並非只是市場運作，同樣亦是奴役者與被奴役者間不平等的體現。她藉此進一步批評經濟學者對奴隸制的量化研究。見 Caitlin Rosenthal, "Capitalism when Labor was Capital: Slavery, Power, and Price in Antebellum America," *Capitalism: A Journal of History and Economics* 1:2 (Spring 2020): 296-337.

<sup>24</sup> Caitlin Rosenthal, "The perils of Big Data: How crunching numbers can lead to moral blunder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utlook/2019/02/18/perils-big-data-how-crunching-numbers-can-lead-moral-blunders/>, accessed 26 February, 2021.

的解放。在這背景下，芝加哥大學的強納森·李維(Jonathan Levy)精闢地分析了被奴役者解放後的概念轉變和經濟後果，可謂承接了奴隸制和資本主義興起這主題。書的開首是宗 1842 年的官司，當事人是鐵路公司職員，因同事錯失造成意外，失去右手，繼而要求僱主賠償。法官認為案件與過去海上貿易的意外不同，當事人是工薪者，須為工作的風險負責，故不獲賠償。<sup>25</sup>與此相比，另一宗同時期的官司則說明了圍繞非裔被奴役者的自由和自主的複雜性。案件關鍵在於船上的被奴役者在航行途中起事，那法庭應否裁定該起事為意外，要求承保人賠償？法庭該如何分辨為人類資產(即被奴役者)買的保險和為貨物買的保險？案件最後以和解告終，但審判過程中提出的觀點認為船主為被奴役者購買保險，即前者為後者承擔風險。這意味著被奴役者獲得自由後，須為自身的風險負責。<sup>26</sup>以上兩案說明自由和自主附隨風險責任，而風險的概念亦由海上貿易擴散至隨處可見。在作者看來，這一過程反映了美國從奴隸制和農業社會到工業化的變遷，世事難料令個人須借助群體力量分擔風險，資本主義乘機茁壯成長。

為追溯風險在美國遭商品化的過程，作者借用經濟史家博蘭尼雙向運動的概念，爬梳法官判詞、商業指南、教會刊物、統計學研究等多種史料。簡單而言，博蘭尼的立論是資本主義藉市場擴張得以發展，但與此同時有另一反向運動制衡此擴張，使社會免受市場宰制。他分析的對象是土地、勞動力和貨幣，但李維認為「風險」也有著同樣的商品化過程。因應對風險管理的需求，一方面保險公司推廣人壽保險，更借助精算學，為壽命估算添加科學的外衣，令保費更準確合理；另一方面，自由勞工亦運用儲蓄銀行和互助會來分擔風險，但金融機構

---

<sup>25</sup> Jonathan Levy, *Freaks of Fortune: The Emerging World of Capitalism and Risk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7-13.

<sup>26</sup> Levy, *Freaks of Fortune*, 23-29.

與其競爭，試圖將資本引導到新興的投資工具，雙向運動的分析在此便切中肯綮。<sup>27</sup>就內容而言，此書比羅森塔爾的更分散，論述徘徊於奴隸制、自由勞工、農業經濟、工業化、金融市場之間，但作者可算證明了資本主義發展受惠於奴隸制的遺產。書中對博蘭尼概念的引用，反映美國學界對資本主義的反思使其學說重新受到重視。博蘭尼《大轉型》一書，寫作背景正是三、四十年代動盪不安的歐洲。雖然為趕及在二戰結束前出版，書中研究未盡完善，但同情其立場的學者著力修正他的分析框架，以提供另一批判資本主義的方法。與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相比，博蘭尼的分析較為靈活，故不少學者受他啟發，釐清市場與社會的複雜關係。<sup>28</sup>

無容置疑，以上幾位學者都在不同程度印證奴隸制的可恥，同樣重要的是他們指出奴隸制令資本主義得以在美國紮根。當美國人認識這段歷史時，不能以年代久遠或事不關己作借口，迴避歷史責任。貝克特和他的學生追尋哈佛大學在奴隸貿易的角色，以報告、短片、討論會等方式發表研究成果，讓這所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學府記住自身不光彩的歷史。<sup>29</sup>另一長春藤名校耶魯大學有位十九世紀初的畢業生約翰·C·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 1782-1850)，他不單是奴役者，更是內戰前為奴隸制辯護的有力一員，耶魯卻有書院以他命名。<sup>30</sup>經校內學生

---

<sup>27</sup> Levy, *Freaks of Fortune*, 18-20, 60-230.

<sup>28</sup> Fred Block and Margaret R. Somers, *The Power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Karl Polanyi's Critiqu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4-8, 73-97.

<sup>29</sup> Sven Beckert and Katherine Stevens, "Harvard and Slavery: Seeking a Forgotten History," <https://www.harvardandslavery.com/>, accessed 26 February, 2021.

<sup>30</sup> 有關卡爾霍恩為奴隸制的辯護可見 Baptist, *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329-332. 書的出版和耶魯校內的抗議沒有直接關係。

抗議，學校最終為書院易名，但保留他在建築物上的名字和雕像。類似例子還發生在其他大學，以及南部各州的內戰紀念碑。與此相關的還有《紐約時報雜誌》的「一六一九計劃」，強調 1619 年是首次載有非裔被奴役者的船抵達北美洲的年份，美國人應藉 2019 年四百週年的時機，重新理解國家歷史。<sup>31</sup>甚至商界亦不介意一定程度接受和推廣他們的觀點，以塑造正面形象。如哈佛商學院訪問貝克特，談及當今企業可以怎樣學習奴隸制和資本主義的關係。<sup>32</sup>巴提斯特則獲邀到谷歌介紹著作，羅森塔爾也在麥肯錫的季刊發表研究摘要。<sup>33</sup>人人生而平等的立國理想，與奴隸制的歷史現實，可謂美國人無法簡單回答的矛盾。雖然新資本主義史學者在這題目沒有實質政策建議，但其研究將歷史視野帶到公共討論，顯示出歷史知識對理解現今美國種族關係的必要。

### 三、二十世紀金融史

除奴隸制外，另一新資本主義史的熱門題目是金融史。有社會學者指出，美國經濟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有金融化跡象，具體表

---

<sup>31</sup>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The 1619 Project,”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08/14/magazine/1619-america-slavery.html>, accessed 26 February, 2021.

<sup>32</sup>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The Clear Connection Between Slavery and American Capitalism,” <https://hbswk.hbs.edu/item/the-clear-connection-between-slavery-and-american-capitalism>, accessed 26 November, 2021.

<sup>33</sup> Talks at Google, “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w6lFyy8jIk>; Caitlin Rosenthal, “Big Data in the Age of the Telegraph,”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people-and-organizational-performance/our-insights/big-data-in-the-age-of-the-telegraph>, both accessed 26 November, 2021.

現為非金融公司有越來越多的金融收入，以及金融收入在國民經濟占比的提升。她列舉詳盡數據，說明戰後美國經濟從生產到金融的結構轉型。其對金融化的定義，即「來自金融渠道的利潤，比起貿易和商品生產，逐漸成為資本累積的主要來源」，來自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者阿銳基。<sup>34</sup>他本人則將七十年代後的金融化放在「漫長的二十世紀」中考察，認為這並非全新現象，而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次危機與重組。<sup>35</sup>從這角度看，金融工具的創新和金融市場的擴張往往是解決資本過度累積的手段。新資本主義史學者同樣認為金融化並非七十年代後獨有，但強調金融制度的形成和更新有其轉折，與社會、文化、思想、科技等因素息息相關，不純然是經濟結構改變的結果。在轉折過程中，創造新的投資手法，或推廣金融工具的，是身份目的各異的人，非只是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

其實上述強納森·李維的專書便算是金融史一類，指出人壽保險之所以為自由勞工接受，跟自主和風險概念的轉變有莫大關係。書的最後兩章由奴隸制的遺產轉到世紀之交的期貨和信託，進一步闡明風險管理在市場與社會之間的演變。期貨的出現，源於投機商人藉買賣還未生產的農作物謀利。然而，若貨物從不轉手，期貨交易是否合法合理惹來公眾關注。投機商人辯稱設想交易已算是實際交易，加上期貨能對沖市價浮動的風險，保障了農業團體的利益。最後，最高法院裁定期貨合法，其決定受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影響，認為應用人為後果來衡量思想的真實性。這為期貨交易所的運作提供法理依據，使其壟

---

<sup>34</sup> Greta R. Krippn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Socio-Economic Review* 3:2 (May 2005): 181-182.

<sup>35</sup>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1.

斷期貨買賣，以系統方式為美國經濟作風險管理。<sup>36</sup>至於信託，那是當時的新式金融企業，倡議者主張可為社會整體提供經濟保障。作者則認為因應美國民眾對企業的懷疑，企業家宣稱資本主義的風險大得要由獨立的法律個體來管理，是二十世紀企業福利主義的濫觴。同一時間，經濟學者開始以社會風險作學理分析，指現代的保險業將無法量度的不確定性轉化成可量度的風險，亦讓信託成為主流。<sup>37</sup>作者的研究展示出現在美國人習以為常的金融操作，在形成期間曾遭否定，或須與其他金融工具競爭，往往在客觀條件改變後，才成為經濟生活的一部分。

同樣邏輯也能在茱莉亞·歐特(Julia C. Ott)有關投資者民主的研究上找到。她是紐約新學院首位以資本主義史名義聘請的教授，亦是新期刊《資本主義》的編輯，研究聚焦二十世紀初的小額投資者，時間上承接了李維的專書。<sup>38</sup>那時美國不足百分之一人口擁有股票或債券，但到一九二九年大蕭條前夕，卻有近四分之一家庭持有上市公司股票。<sup>39</sup>作者解釋這是因眾多個人和團體塑造了小額投資者的形象，令大眾對股票投資改觀所致。此前，金融投資被視作投機取巧，與美國社會勤勞節儉和偏好房產的價值觀相違。改革派因此推廣投資者民主的論述，將投資比喻作經濟上成為國家的一分子，而這於美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得到實踐。聯邦政府為支付軍費，推出勝利公債，推廣公債的部門運用道德壓力宣傳，將買債等同於年輕士兵為國家的犧牲。

---

<sup>36</sup> Levy, *Freaks of Fortune*, 231-263.

<sup>37</sup> Levy, *Freaks of Fortune*, 264-307.

<sup>38</sup> 她亦曾發表資本主義研究的宣言，見 Julia Ott and William Milberg, "Capitalism Studies: A Manifesto," <https://publicseminar.org/2014/04/capitalism-studies-a-manifesto/>, accessed 26 November, 2021.

<sup>39</sup> Julia C. Ott, *When Wall Street Met Main Street: The Quest for an Investors' Dem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當公債市價下跌，公債宣傳便指責私下交易的人為騙子，所作所為形同破壞國家與公民投資者的關係。另一方面，面對國內批評參戰的聲音，財政部強調公債是為個人和國家的未來投資，豐富了投資者民主的內涵。<sup>40</sup>戰後由經濟學者、企業、紐約證券交易所等繼續這投資者民主的趨勢，將股票也包括在論述之內。雖然作者討論的是小額投資者的形象塑造，讀者無從得知有多少人真的因投資者民主的理念而購入債券股票，但這不失為間接證據，論證投資決定如何受大眾觀感而改變，並非單純的功利計算。

金融投資變得日常，美國人卻在二十年代末遇上大蕭條。面對大蕭條，新上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推行新政以重振經濟，新政遺產更使戰後社會得以經歷一段美式福利資本主義年代。<sup>41</sup>路易·海曼便是研究個人債務的歷史，他身體力行證明行政人員和技術官僚如何左右新政的開展。在他筆下，上班族並非只是接受上級指示行事，反而是具創造力、推出新穎信貸手法便利消費者的主角。房屋和汽車是大多數人一生購買過最貴的消費品，故他以這兩者為例，分析個人債務由不可轉賣到循環信貸的演變。首先是福特汽車，創辦人福特雖因流水線生產而知名，但他同時蔑視金融，二十年代末前一直拒絕以分期付款售車。另一方面，通用汽車創辦人則著重銷售，自設公司助顧客以分期付款購車，得以領先市場占有率。<sup>42</sup>大蕭條期間，聯邦政府為保房

---

<sup>40</sup> Ott, *When Wall Street Met Main Street*, 55-74.

<sup>41</sup> 美式福利資本主義是指在二十年代開始出現的新形勞資關係，其起源是企業藉主動提高工人待遇，以遏止工會和進步勢力擴大。這無意間提升了工人對勞資關係的期望，形成道德壓力。在大蕭條和新政時，工人將期望轉移到聯邦政府，聯邦政府亦推行保障工人的政策，這基礎延續到戰後。見 Jefferson Cowie, *The Great Exception: The New Deal and the Limits of American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85-88.

<sup>42</sup> Louis Hyman, *Borrow: The America Way of Deb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地產市場而注資建造業，但想出由聯邦政府管理，以保險延長房貸分期和容許房貸轉賣的，其實是聯邦儲備局的經濟師。這措施避免短期內再次爆發房貸危機，長遠來說讓一般人更容易買到房屋，奠定美國戰後郊區化的基礎。相比起其他新政措施，商界更願意參與其中，因為政府沒有直接參與房地產市場，只是建立制度讓私人資本自行運作。<sup>43</sup>在作者看來，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創造力的例證，其影響比大蕭條更悠久，令美國民眾的生活素質得到提升。

傳統勞工史研究探討工人的生活條件、文化、工會領導等因素如何塑造了工人的階級認同，亦有種族和性別的維度。<sup>44</sup>這種社會史的弱勢關懷與金融資本好像南轅北轍，但新資本主義史的金融史並非只是資本的故事，同樣有社會面向，並未忽視了弱勢社群。海曼學士班時有志於勞工史研究，但導師建議他轉向研究資本；到進了研究院，他才發現要理解勞工，其實亦須理解資本運作。其他新資本主義史學者也有類似思想歷程，若然他們早一代加入學界，便很可能成為勞工史學者。<sup>45</sup>歐特便指出一戰的社會背景是白人至上主義和南部的種族隔離，即使公債宣傳將工人、婦女、新移民塑造成平等公民，實際上對經濟和社會的不平等改變有限。公債動員以族群劃分，雖然非裔美國人提出公民參與的要求，但南部地主和城市僱主對非裔租客和工人冷淡對待，美洲原住民更不在動員之列。公債動員亦讓女性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爭取女性參政權的團體藉此發聲，但官員對女性家庭角

---

2012), 41-59; Louis Hyman, *Debtor Natio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in Red In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20-27.

<sup>43</sup> Hyman, *Borrow*, 86-94; Hyman, *Debtor Nation*, 50-72.

<sup>44</sup> 美國勞工史的研究回顧可參考上引王心揚，〈美國新社會史的興起及其走向〉和 Beckert, “History of American Capitalism.”

<sup>45</sup> Hyman, “Why Write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色的定見仍然深刻。<sup>46</sup>情況延續到戰後，個人信貸令美國社會生活富足，但非裔美國人和婦女卻有不平等待遇。海曼指出非裔美國人要搬入郊區，其房貸利息比同等收入的白人為高，歧視原因可追溯至聯邦政府的房屋政策。即使是白人婦女，信貸亦取決於她們的婚姻狀況，而非個人經濟能力。隨著電腦的應用，放貸一方對顧客資料的掌握越加深入，將以往的種族和性別歧視以貌似科學的方法表達，令他們更難取得個人信貸。<sup>47</sup>從他們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美國社會團結的時間短暫，種族和性別的分野還是無處不在。

除基於弱勢關懷的社會批判外，他二人的著作亦對政府角色和管制有所啟發。自由市場論者鼓吹減少政府干預，以股東利益為依歸，讓金融市場自行運作。面對政府管制的壓力，紐約證交所為保自主地位，挪用小額投資者論述，以自我管制抗衡政府管制。證交所宣傳該機構是自由公開的市場，股票價格是經濟展望的寒暑表，但歐特不忘指出證交所發言人刻意淡化內幕操控的情況。到了二十年代，證交所的宣傳更進一步，以全民持股的人民市場為目標。證交所發言人辯稱股票市場是對企業價值以至資本主義的直接公投，政府管制是對投資者民主的冒犯。這說法當然誇大了小額投資者的實際影響力，但投資者利益便成為往後公共政策和企業管理的目標。<sup>48</sup>簡言之，紐約證交所的發展是政府和金融市場對立的例證。海曼的研究則揭示另一可能，即兩者不一定對立，甚至可以是相輔相成。正如上述大蕭條時，聯邦政府借助私人資本刺激房地產市場，政府管制和債務轉售是借貸業務擴展的重要因素。二戰時，聯邦政府試圖以管制分期付款來壓抑通脹，意外激發零售商發明循環信貸的銷售手法。這手法延續到戰後，使美

<sup>46</sup> Ott, *When Wall Street Met Main Street*, 75-92.

<sup>47</sup> Hyman, *Debtor Nation*, 137-145, 173-219.

<sup>48</sup> Ott, *When Wall Street Met Main Street*, 2, 40-54, 191-213.

國人可以享受高於收入水平的生活，開信用卡消費的先河。由於海曼認為個人信貸已成為日常生活一部分，故政府政策不應是加強管制，而是善用管制來開創新行業，以解決資本累積的危機。<sup>49</sup>這建議是否可行是後話，更重要的是其背後的改良立場，跟前述阿銳基的馬克思主義有貌合神離之感。

雖然上述學者的研究都集中在七十年代前，但他們都有稍為評論往後的經濟危機，由此可見對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看法。在書的後記裡，李維強調要理解七十年代的轉變，須要深入考慮風險在十九世紀末的歷史。出於他對風險的理解，他強調資本主義無法免除風險，風險管理只會催生投機冒險的機會，製造更多不安不穩。由他集中討論的時段，到新政及其後的福利資本主義，美國經濟所經歷的只是由小規模到大規模的風險管理。縱然經濟結構有所改變，但七十年代後的風險管理不過是回歸鐘擺的另一端。<sup>50</sup>歐特和海曼的看法有所不同，他倆都贊同二十世紀前後兩半是截然不同的情況。歐特認為美國資本主義的轉變在於投資者民主能深入人心，即使大蕭條仍無改其影響力。紐約證券交易所自新政以來一直保持自主地位，而二戰後大企業實行員工認股制度，背後支撐的都是投資者民主的理念。<sup>51</sup>海曼則認為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政商合力打造新的信用制度，美國人可選擇使用與否；但到了七十年代，信用制度無孔不入，美國人不得不使用，想要溶入主流社會還得保持自己的信用良好。然而，薪酬停滯令人們越來越難還清債務，信用制度間接加劇了收入不平等。<sup>52</sup>綜合來說，資本主義風險始終如一的說法較為抽象，其具體運作到底是有所演變的。

---

<sup>49</sup> Hyman, *Debtor Nation*, 108-131, 286.

<sup>50</sup> Levy, *Freaks of Fortune*, 310-316.

<sup>51</sup> Ott, *When Wall Street Met Main Street*, 214-225.

<sup>52</sup> Hyman, *Debtor Nation*, 281-287.

關於政府管制和七十年代的金融化，耶魯大學的凡妮莎·奧 (Vanessa Ogle) 在群島資本主義的研究中提出甚為創新的觀點。<sup>53</sup> 她以全球史視野考察二戰後的跨國資本流動，特別是前宗主國與新獨立國家的經濟關係。她指出雖然前殖民地已經獨立，但歐洲國家藉著在如巴拿馬的群島重建法外之地，來延續十九世紀與殖民地的不對等關係，避稅功能正是其中之一。歐洲資本為迴避本國管制而將公司註冊在外，這做法早在二、三十年代已有，但二戰後發展更為成熟。剛獨立的國家為求經濟發展，以低稅率和少管制吸引前宗主國的投資。在她的分析中，創造群島資本主義的是律師、會計師、前外交官和政客等，因為他們掌握如何調動巨額款項的專業知識和能力。歐美國家主張這可為第三世界帶來發展，繼而回饋本國，一時容許離岸漏洞；但私人資本藉此逃避本國稅務責任，使避稅成為常態，影響深遠。例子之一，是紐約市失去遷移到避稅港的資本的稅收，在七十年代中遇上財政危機時，實行與避稅港相似的政策，吸引離岸公司回國註冊。<sup>54</sup> 由此看來，七十年代的金融化並不是自由市場的自然演變，而是戰後政府金融操作的意外延續。她的研究有政策關懷，指向稅務正義和稅制改革，因為稅收正是國家重新分配國民收入的重要渠道。

這項關於避稅港和離岸資本的研究亦豐富了學界對殖民遺產和解殖的理解。解殖 (decolonialize) 一詞有多重意思，政治上是指殖民地脫離宗主國獨立，後殖民理論家則多關心對殖民者文化以至知識生產的

---

<sup>53</sup> 她本人傾向用政治經濟史來形容相關學術趨勢，但亦不介意資本主義史的使用法，見 Vanessa Ogle, "Time, Temporality and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Past & Present* 243:1 (May 2019): 313. 此外，她的首本專書是關於時間的歷史，這點與其他一直從事新資本主義史的學者略有不同。

<sup>54</sup> Vanessa Ogle, "Archipelago Capitalism: Tax Havens, Offshore Money, and the State, 1950s-1970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2:5 (December 2017): 1431-1458.

批判，但凡妮莎·奧強調解殖亦是經濟和金融事件。「面對帝國主義終結，歐洲人撤離殖民地時，他們的資產去向如何」，這是作者的大哉問。<sup>55</sup>她提出新的研究議程，建議應仔細檢視解殖時白人如何確保資產安全，以至資產撤離對歐美和新獨立國家的資本主義的影響。她發現帝國主義終結導致了殖民者的「金錢恐慌」，因為他們的資產形式不一，未必能及時撤離。資產撤離後也不一定回到前宗主國，部分轉到了上述的避稅港，使其得以發展。另一方面，白人資產和管理層的離開，令前殖民地缺乏發展條件，須依賴歐美國家的援助和私人投資；但在歐美國家，殖民資產的回歸間接催生新的投資方法，是七十年代金融化的序幕。<sup>56</sup>總的來說，解殖的經濟後果錯綜複雜，正如貝克特所言，殖民地爭取獨立從根本上塑造了當下環球資本主義的面貌，解殖是理解二十世紀歷史的中心課題。<sup>57</sup>五、六十年代不單是美國，亦是世界經濟穩步發展的年代，但新資本主義史的研究叫人反思美國社會以至世界在該段時間的不平等。

#### 四、新自由主義轉向

如前所述，美國經濟在七十年代後(再次)金融化，而新政以來的福利資本主義亦在這段時間走到盡頭。學者以不同術語稱呼這轉變，較為人熟識的是新自由主義，特別是來自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大衛哈維

---

<sup>55</sup> Vanessa Ogle, "'Funk Money': The End of Empires, The Expansion of Tax Havens, and Decolonization as 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Event," *Past & Present* 249:1 (November 2020): 213.

<sup>56</sup> Ogle, "'Funk Money'." 由於該項研究尚在進行，暫時只有兩篇相關論文，更多細節須在專書面世後才可進一步討論。

<sup>57</sup>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441-442.

《新自由主義簡史》一書的解釋。<sup>58</sup>自千禧年來，新自由主義成為社會科學的熱門關鍵字，常見於論文或專書標題，亦在左翼圈子盛行。有思想史學者就批評新自由主義一詞幾近濫用，其四個面向(即經濟上的金融資本主義、思想上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政策上的親商措施和文化上的自我治理)雖各有所指，但亦有重疊和矛盾。他主張應仔細辨明這四者，以更清楚的語言取代哈維和其他左派所指的新自由主義。<sup>59</sup>另一歷史學者亦批評若從美國南部的觀點看，新自由主義既不新，也不自由。反政府干預、反勞工權益等傾向在南部一直盛行，即使民主黨掌國家大權後亦無從過問，只好姑息。南部做法在七十年代後更擴散到全國，大型零售店沃爾瑪被視為現代資本主義企業的典型，發源地正是南部的阿肯色州，其管理體現當地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文化。<sup>60</sup>面對這些質疑，歷史學者對是否明確使用新自由主義作分析用語取態不一。<sup>61</sup>我這裡的看法是若指明研究對象屬哪一層面，在具體時空分析新自

<sup>58</sup> 其他術語包括混亂年代、後工業主義、服務業經濟、晚期資本主義、退步時代、後福特主義、雷根年代，見 Hyman, *Temp*, 14.

<sup>59</sup> Daniel Rodgers, "The Uses and Abuses of 'Neoliberalism'," *Dissent* 65:1 (Winter 2018): 78-87.

<sup>60</sup> Nancy MacLean, "Southern Dominance in Borrowed Language: The Regional Origins of American Neoliberalism," in *New Landscapes of Inequality: Neoliberalism and the Erosion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eds. Jane L. Collins, Micaela di Leonardo, and Brett Williams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2008), 21-37.

<sup>61</sup> 上述歐特贊同新自由主義一詞的使用，因其語意靈活適切，見氏著，*When Wall Street Met Main Street*, 2, 223 和 "Words Can't Do the Work for Us," <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blog/neoliberalism-forum-julia-ott>, accessed 26 February, 2021. 凡妮莎·奧則對新自由主義的「新」有所保留，低稅率、少管制、資本流動等並不是七十年代後才有，見氏著，"Archipelago Capitalism," 1434, 1454。

由主義轉向，其論述便不會流於空泛。<sup>62</sup>以下討論的著作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各方面，足以說明新自由主義本身的複雜，單一層面未能窺其全貌，亦非南部傳統可以歸納。

討論新自由主義無法不提及市場概念的重塑，為此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安格斯·伯金(Angus Burgin)以思想史入手，探討二十世紀的經濟學者如何理解市場，特別是海耶克(Friedrich Hayek, 1899-1992)和弗利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他仔細梳理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和芝加哥大學兩校經濟系的歷史，發現當時的市場提倡者雖然具體看法有別，但都擔憂凱恩斯學派的政府參與大行其道。三十年代的海耶克比凱恩斯年資尚淺，說英語時帶濃重維也納口音，演講時台下聽眾難以捉摸。在博蘭尼《大轉型》出版的同年，他亦發表《到奴役之路》，力爭戰後思想界認同。該書出版後在英國評價一般，令他聲名大噪的其實是當時美國最暢銷雜誌《讀者文摘》的編輯。該編輯將書刪減刊登，豈料此刪減本洛陽紙貴，有商界組織大量印製，派發給不同企業的管理人員，成為他們對抗新政的思想資源。海耶克對此十分不滿，私下投訴刪減本扭曲了他的原意，但其反計劃經濟的公眾形象自此建立。在完整本中，他贊同政府的適度作為，以財政和貨幣政策限制經濟週期的波動，此點甚至連當時的經濟學者也在書評中承認。真正困擾海耶克的，是過度自由的市場無法滿足社會基本需要，其負面後果可能使威權管治來臨。<sup>63</sup>在經濟危機時凱恩斯學說自然比無為而治吸引，海耶克的思想不過是在回應時代。重讀這段歷史，難免令人思疑市場原教

<sup>62</sup> 可參考 Quinn Slobodian, "Against the neoliberalism taboo," <https://www.focaalblog.com/2018/01/12/quinn-slobodian-against-the-neoliberalism-taboo/>, accessed 26 February, 2021.

<sup>63</sup> Angus Burgin, *The Great Persuasion: Reinventing Free Markets since the Depress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2, 87-94.

旨主義的稱呼用在他身上是否合適，以及七十年代後市場概念的普及又是否必然。<sup>64</sup>

至於弗利曼，作者深入分析他的修辭技巧、辯論風格和公共參與，認為其重要性不下於他的學術成就。擁護自由市場的弗利曼，不諱言曾受惠於新政，得以在市道蕭條時在聯邦政府工作，這不免有點諷刺。他在二戰後加入芝大經濟系，其《資本主義與自由》在 1962 年出版，宣揚極端市場觀點，是他事業的轉捩點。之後他更多面向公眾，在芝大退休後轉到保守派智庫胡佛研究所工作。弗利曼的方法論深受哲學家波普爾影響，主張以實際經驗和預測能力測試理論是否有效，而非計較理論前設。這不只一反當時經濟學慣例，更有助他在公共參與中詞鋒銳利，重新界定辯論框架。例如他不會爭辯平等本身是否道德，而是聲稱跟辯論對手其實目標一致，對方只是誤解達成平等的方法。另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人克魯明便以「寫得漂亮和狡猾」來形容他早年一本有關租金管制的小冊子，而伯金本人則多次以民粹形容他的市場信仰，直言難以指摘他是偽善的精英。<sup>65</sup>學術上弗利曼奠定貨幣學派的基礎，在七十年代末取代凱恩斯學說在公共政策的指導地位。當時美國遇上高失業、高通漲的經濟危機，貨幣學派堅持限制貨幣供

<sup>64</sup> 在此特別一提另一項有關德語系經濟學者的研究。該歷史學者要探討的是日內瓦學派，他們提倡有序自由主義，其學說成為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思想基礎。作者揭示他們擁護的並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場，而是被包裹的市場，為的是維護哈布斯堡帝國終結後歐洲的經濟利益。這看法跟凡妮莎·奧的有雷同之處。換言之，正如該專書副標題所指，他們的新自由主義的誕生背景正是帝國主義的終結。詳見 Quinn Slobodian, *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sup>65</sup> Burgin, *The Great Persuasion*, 152-213, esp. 163, 166, 188, 192-197, 205. 弗利曼亦站在經濟學立場，反對政治上一人一票的普及選舉，斷言這是少數管治，見 Slobodian, *Globalists*, 178-179.

應，但遵守此原則卻無助解決問題。真正有效的是聯邦儲備局大幅度調高利率，無視失業困境，令市場需求收縮，通漲才得以回落。<sup>66</sup>如此看來，弗利曼的名氣不一定反映他的學說的真確性。

由海耶克的誤用到弗利曼的民粹，都有美國保守主義運動在背後大張聲勢。社會史學者多同情弱勢社群，卻往往忽略保守派的歷史，其實他們的運動並非無往不利，其曲折反映福利資本主義的複雜一面。哥倫比亞大學的基姆·菲利普斯-費恩(Kim Phillips-Fein)便注意到這點，進而探討商界如何跟教會和共和黨合流，組成當代美國的保守主義。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群商人擁護自由市場，但作者稱呼他們為保守派，因為一來這是他們的自稱，二是他們希望回到新政前的景況。<sup>67</sup>推翻新政可說是他們的共同目標，但受制於大蕭條的社會氣氛，以及自身的不團結，商界只好接受現狀。二戰後他們開始轉為主動，以不同方式壯大推翻新政的運動，包括經營智庫(如出版上述租金管制小冊子的經濟學教育基金會)、贊助學術團體(如被指為新自由主義起始的朝聖山學社)、透過慈善團體支付海耶克在芝大的薪水。<sup>68</sup>在文化方面，他們派發《到奴役之路》給教會牧師，出版刊物和製作電台節目，以拉攏宗教勢力和散佈保守派思想。不止於此，商界甚至作反工會宣傳，鼓勵管理層面向公眾以改善形象，聘請專門對付工會的行政人員。五十年代工潮頻仍，特別是當時的大企業奇異公司，為此他們請來其後當上總統的雷根做

<sup>66</sup> 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0-56.

<sup>67</sup> Kim Phillips-Fein, *Invisible Hands: The Making of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from the New Deal to Reagan* (New York: W. W. Norton, 2009), 321-322.

<sup>68</sup> 經濟學教育基金會(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在1946年由美國商界出錢創辦，是首個以維護自由市場為宗旨的智庫；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則於1947年由海耶克建立，旨在提供平台，讓支持市場機制的學界、新聞界、政界、慈善界人士交流。

公關工作，製作宣傳片和走訪各地發表演說。這經驗不只令雷根漸趨保守，更為他從政作好準備。<sup>69</sup>在商界勢力龐大的二十一世紀回望，自然不易想像他們也曾面對稅率高、管制嚴和工會強勢的年代。

然而，美國的福利資本主義在七十年代後無以為繼，菲利普斯-費恩的第二本著作便是關於具體反映這一轉變的紐約市財政危機。雖然她傾向以保守派來形容商界，但同意這場危機是新自由主義興起的徵候。<sup>70</sup>紐約市在 1975 年瀕臨破產，作者著力指出這危機的結構成因。進步派自二十世紀初在紐約市推行市政改革，戰後市政府以低廉收費提供醫療、交通、文康、教育等多項公共服務。另一方面，隨著小工廠、航運公司搬離紐約，工業職位減少令申領社會援助的新移民增加。離開的也包括中產階級，他們搬到新澤西州近郊，連帶他們的稅收亦轉離紐約。<sup>71</sup>再加前述避稅港研究所揭示般，大企業藉離岸註冊逃避本國稅務責任，其稅收非市政府，甚至聯邦政府可以簡單挽回。市政府因此債臺高築不足為奇，但銀行界借此批評紐約市的福利政策過度慷慨，要市政府削減開支才會借款助其重組債務。當時的市長別無選擇，但在實行緊縮政策兩年後，全市發生大停電，有店鋪被搶掠。羽翼漸豐的保守主義運動借機進一步攻擊進步派，大談福利主義遺害。<sup>72</sup>這些指摘略去經濟結構的改變，簡化公共財政和社會治安的前因後果，但進步派卻在政策辯論中難以招架。

除結構因素外，作者亦強調紐約市民的主體性，他們並非認命接受由上而下的緊縮政策，而是組織起來反抗，縱然不一定成功。較引

---

<sup>69</sup> Phillips-Fein, *Invisible Hands*, 26-52, 68-114.

<sup>70</sup> Kim Phillips-Fein, *Fear City: New York's Fiscal Crisis and the Rise of Austerity Politics*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17), 306.

<sup>71</sup> Phillips-Fein, *Fear City*, 15-27.

<sup>72</sup> Phillips-Fein, *Fear City*, 97-100, 276-281.

人注目的是有活躍人士佔領被迫閉門的消防局，嘗試以社區力量自行運作。作者不忘指出其背後的族群政治：白人居民的抗議獲警察和消防部門支持，但非裔和拉美裔居民就不獲同等待遇。這種反抗在紐約市立大學特別活躍，師生都投入抗議活動，因為該校堅持不收學費，讓弱勢社群入讀。時任市長便是在該校畢業，他坦承沒有公立的教育制度，便不會有這樣的仕途。無奈的是在處理危機後，他提出的復甦政策一改新政傳統，轉以商界利益為依歸，為他們營造投資環境。包括其後當上總統的川普在內的發展商，便是在這段時間受惠於紐約市的親商政策，獲資助拓展他們的地產業務。<sup>73</sup>這在在顯示出不單是保守主義在七、八十年代抬頭，連帶美式自由主義亦在同時期重新定位。這改變單靠經濟學者不能達致，但沒有了他們商界亦不易扭轉社會共識，過程可謂展示了思想與政治的互動。在 2008 年金融海嘯後，緊縮政策在歐洲成了解決國家財政危機的常見措施，作者對結構因素、主體性、政治共識的討論對理解現況當有所啟示。

隨著福利資本主義消逝，就業保障不再是理所當然，特別是零工經濟在美國的興起，路易·海曼另一研究便是探討臨時工的歷史。現代工作的演變離不開大企業和機械的出現，當美國農業在二十年代開始使用拖拉機，對勞動力需求減少，鄉村人口便遷移到城市以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二戰時男性被徵召上戰場，農業因此缺乏勞動力，聯邦政府暫時引入墨西哥移工。移工的工資低，沒有工會保護，在加州是重要的勞動力，作者認為是戰後臨時工現象的先兆。<sup>74</sup>雖然工人權益因新政受到保障，但資方往往在不為人注意的地方鑽空子。戰後社會穩定，婦女在空閒時尋找工作機會，碰上有顧問公司為她們安排工

---

<sup>73</sup> Phillips-Fein, *Fear City*, 104, 227-255, 264-267.

<sup>74</sup> Hyman, *Temp*, 36-41.

作。名義上工作是臨時性質，需時不長，可為女性填補空虛，但實際上企業慢慢以她們取代常設職位，工作接近全職。<sup>75</sup>作者由此另闢篇幅，講述人事顧問的歷史，特別是麥肯錫公司的運作和文化，因為該公司本身也是以類似方法聘請自己的顧問。麥肯錫喜歡聘請初出茅廬的畢業生，但他們入職後工作環境競爭激烈，超過八成顧問會在六年內離開。作者指這種就業不穩造就了麥肯錫的卓越，他們繼而將這管理模式投射到其他大企業。由該公司的發展，到未來學家的預言，都指向彈性勞動力的趨勢。<sup>76</sup>零工經濟因此並非意外造成，而是一小撮人所選擇的結果。

有趣的是跟羅森塔爾一樣，海曼亦曾在麥肯錫公司工作，在研究中大量引用該公司和其他企業的檔案和出版資料，以追溯管理手法的流變。跟保守主義的歷史類似，社會文化史學者少有對人事顧問公司感興趣，更遑論探究分析。透過麥肯錫一例，作者旨在顯示臨時工的應用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嘗試和推廣，再加上技術創新，才會成為就業市場的一部分。這令著作超出單純的管理史，而是將管理手法放在社會、經濟、文化脈絡中理解，避免高估行政人員的能力。<sup>77</sup>另一方面，可能是出於作者的親身經歷，當中關於麥肯錫的部分讀來有點像行業揭祕，想加入該公司的讀者可能用作參考。至於作者開首所言「我們全都成了臨時工」，這實在誇大了零工經濟的普遍性。<sup>78</sup>而人

---

<sup>75</sup> Hyman, *Temp*, 51-66.

<sup>76</sup> Hyman, *Temp*, 67-83, 113-126, 166-170.

<sup>77</sup> 有關美國管理學研究的經典，可參考 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如前所述，羅森塔爾指出其中部分管理手法早已在莊園用上，見氏著，*Accounting for Slavery*, 13, 47-48.

<sup>78</sup> Hyman, *Temp*, 1.

事顧問公司對就業市場的改造是否如作者所言般廣泛，則須再作論證，否則難免顯得立論過勇。面對人工智能威脅對勞動力的需求，作者主張解決方法有二，一是跟他對個人債務的建議一樣，利用政策引導私人投資，以保障就業。二是視零工經濟為契機，設立全民基本收入，讓每個美國人都能享受自動化經濟的成果。<sup>79</sup>這兩個建議都須政府參與，在新自由主義興起後的今天如何達到，又如何處理勞資衝突，則是政策建議以外的現實問題。

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是新政的開始，七十年代的經濟危機卻是新政遺產的終結，那該如何理解那時的新自由主義轉向？這又是否美國歷史的必然？綜合以上幾位學者的研究，可簡單歸納以下幾點。一是他們都揭示了新政對資本的制衡並不徹底，雖然社會對聯邦政府有所期望，形成道德力量，但商界的保守勢力只是暫時忍讓，待機而發。這正好說明為什麼要結合中上層的歷史研究資本主義，若單從底層的觀點看，便難以綜觀全局。<sup>80</sup>二是新政的勞工保障超越不了種族和性別的藩籬，白人男性享有的經濟利益不一定能惠及少數族裔和女性。對後者來說，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可能比福利資本主義能否延續更為重要。如何在多元社會壯大工人運動則是另一學術以外的現實問題。三是經濟結構與偶然因素的配合，特別是概念傳播的背後助力和意外

---

<sup>79</sup> Hyman, *Temp*, 291-323.

<sup>80</sup> 當然，從底層的觀點看亦會有重要發現。有研究就以美國貨車司機為案例，指出反管制和反工會的力量可以是來自工人階級。聯邦政府對運輸業的保障本來就有缺失，加上司機在日常工作中遇上相關部門的官僚作風，再者工會運作僵化，致使他們在七十年代大舉脫離工會和反對管制。他們取得獨立後，面對的卻是行業的惡性競爭和收入不穩。詳見 Shane Hamilton, "The Populist Appeal of Deregulation: Independent Truc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Free Enterprise, 1935-1980," *Enterprise & Society* 10, no. 1 (March 2009): 137-177.

後果。市場思想和文化上的自我治理早在七十年代前已經出現，但能藉政商勢力在那時影響社會，結構(如金融化)和偶然(如弗利曼的個人特質)因素兩者都在發揮效力。新政在不少進步派心目中是值得再次追求的理想，近年更有綠色新政的主張。在新資本主義史學者的著作中，多少隱含一種重回新政的意願。雖然新政如此有吸引力，一位勞工史學者卻清醒地指出，當年創造新政的歷史條件是獨一無二、無法複製，是美國歷史上「空前的例外」。<sup>81</sup>如此推斷，即使缺乏上述偶然因素，新自由主義轉向可能只會是更晚出現。

## 五、餘論

由此回到新資本主義史的基本命題，即如何理解人的主體性和經濟結構的關係：將人放在研究中心，會否忽略了資本運作的邏輯，過分強調歷史發展的偶然？除功利計算外，還有什麼因素會影響人的經濟行為？本文開首提到路易·海曼的研究宣言是為補充《紐約時報》的報導，他的論述有略為空泛之處，但他指出新資本主義史傳承社會史對主體性的重視，這不失為討論的切入點。貝克特便回顧在美國史領域，部分學者漸感經濟、勞工、商業史單一範疇的侷限，繼而開拓其他視野。例如勞工史學者致力超越只集中白人技工和工會組織的論述，將婦女和少數族裔寫進美國史。他們的研究往往專注某一工業小鎮，追查工人出身，在工會以外解釋工人的文化、身分、信仰等如何促成或抑制集體行動。雖然他們嘗試解答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這大問題，但其研究與國家權力和世界經濟的關聯卻付之闕如。商業史也有類似情況，無論學者將企業家描寫成有遠見的領袖，或批判地分

---

<sup>81</sup> Cowie, *The Great Exception*.

析商業運作，其研究與其他範疇都似是互不相干。自九十年代以來，新舊學者匯聚相關研究而成新資本主義史，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在美國的發展無法與國家和政治切割開來，商家、消費者、工人等的經濟行為都是嵌入在人際網絡和制度之中。<sup>82</sup>由此看來，以上著作是主體性和結構兼顧，歷史學者要解釋和描述的是經濟結構改變的時刻、成因和過程，而這是計量經濟史未能妥善處理的。重要的是結構不會橫空出現，須由不同背景的人，因不同動機來創造和鞏固，而他們的行動又受限於當時的政治、社會、思想、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之所以能實踐主體性，發揮比平時更大的影響力，都離不開外在條件的配合。或者說，只有放在結構中理解，人的主體性才有意義，純粹的主體性只會是哲學思辨。

強納森·李維和其他學者便主張以經濟生活史來形容將非經濟因素包括在內來解釋經濟現象的研究，以分別用實證方法解釋經濟自身運作的經濟史。<sup>83</sup>舉例來說，兩者的分野可從物質基礎和文化符號的互動中看到。傳統馬克思主義視階級為分析工具，將政治制度、文化習俗、意識形態還原為階級利益，在解釋歷史時便難免顯得狹隘和機械化。湯普森以左派立場開拓工人文化的面向，肯定工人的主體性，即被著重結構的法國哲學家阿圖塞批評為背離了馬克思主義；但這無阻歷史學者吸取人類學和文學理論，嘗試從研究對象的主觀角度分析文化符號的意義，提出對實證方法的質疑。「經濟」一詞所指涉的便因此包括文化因素，有著持續改變、不確定，而非靜止的形態。<sup>84</sup>以

---

<sup>82</sup> Beckert, "History of American Capitalism," 314-323.

<sup>83</sup> Jeremy Adelman and Jonathan Levy, "The Fall and Rise of Economic History,"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the-fall-and-rise-of-economic-history/>, accessed 26 February, 2021.

<sup>84</sup> Kenneth Lipartito, "Reassembling the Economic: New Departures in Historical

上討論的風險遭商品化、股票投資為大眾接受、個人債務的普及、市場概念的回歸，都引證這一特色。茱莉亞·歐特便藉著對修辭、意象、符號的分析，追溯投資者民主意識形態的形成；海曼則暗示在臨時工的著作中用了傅柯的方法，分析管理學知識與勞資的權力關係。<sup>85</sup>他們深究的不單是股價高低或工作條件等客觀指標，而是包括語言和符號的意義，示範了如何從文化層面解釋經濟行為，以及物質基礎的改變。當然，經濟史一詞涵蓋較廣，李維在專書中只用經濟生活一詞，但出版社將其分類為經濟史著作，可見兩者非楚河漢界的劃分。要研究經濟生活須對相關的學術分支有所認識，才能另闢蹊徑，這對歷史學者的要求可謂不低。

研究經濟生活的新資本主義史還有其他題材，如宗教與企業、消費者運動等，但以上三節涵蓋範圍較廣，算是這史學趨勢的大概。其實這些都不算是全新題材，過度強調新資本主義史的新便很容易忽略其學術脈絡。美國史學界在八、九十年代文化史和後學盛行之時也有研究經濟生活的學者在默默耕耘，只是沒有像新資本主義史般旗幟鮮明。有論者就批評新資本主義史學者在回顧上一代史學發展時，對文化研究的經濟面向視若無睹，彷彿社會文化與經濟是截然對立。她舉出伯明翰學派雷蒙威廉斯的例子，說明文化、社會、經濟這些概念是晚近才形成，文化研究的實踐者早就藉考察三者的複雜關係來研究資本主義。<sup>86</sup>以上提及的研究中，部分便明顯受文化史影響，但作者少有在著作中明言理論，而是或明或暗地讓理論引導分析。在寫作過程

---

Material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1:1 (February 2016): 101-139

<sup>85</sup> Hyman, *Temp.*, 326.

<sup>86</sup> Nan Enstad, “The ‘Sonorous Summons’ of the New History of Capitalism, Or,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Economy?” *Modern American History* 2:1 (March 2019): 85-87.

中，是否以額外篇幅討論自己的理論取向或分析框架實屬見仁見智，無須過分渲染。與此相關，新資本主義史另一為人詬病的是定義，研究資本主義的學者卻不定義資本主義。<sup>87</sup>對此，海曼卻不贊成為資本主義下定義，認為應反問為什麼資本主義如此難以定義，再藉勞工、投資等標準考察其變化。<sup>88</sup>其實新資本主義史學者雖對資本主義無統一定義，但有其衡量標準，原因在於他們的側重點不一。如貝克特著重資本累積，海曼和李維著重資本流動，安格斯·伯金和菲利普斯·費恩著重市場，這多少反映多元的特點。正如宋明史學者劉光臨在回顧歐洲經驗和資本主義萌芽的誤用時所言，「如果歷史學也一定要規定其方法論的話，那只能是對唯我獨尊的抽象理念的抗拒。」<sup>89</sup>

在此再舉兩個跟奴隸制相關的新近研究，從更廣闊的學術視野評價新資本主義史的立場和貢獻。以立場來說，美國學界比以上著作對資本主義更批判的聲音不一而足，其目的與改良無關，更談不上政策建議。例如耶魯大學的駱里山(Lisa Lowe)是亞美研究學者，其寫作屬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嚴格來說不算歷史專著，但她在近作《四大陸的親暱》中探討資本主義與種族、自由等一系列概念的歷史關係。該書是關於十九世紀中葉廢除奴隸制後，來自歐洲的殖民者、非洲的被奴役者和亞洲的契約勞工在美洲相遇的過程。她繼承黑人基進傳統對種族資本主義的批判，指出非裔勞動力在歐洲的資本累積中不可或缺。<sup>90</sup>驟眼看來這跟新資本主義史學者的立場相差無幾，但她強調資本主

<sup>87</sup> 例子包括 John J. Clegg, "Capitalism and Slavery," *Critical Historical Studies* 2:2 (Fall 2015): 281-304.

<sup>88</sup> "Interchange: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01:2 (September 2014): 513, 517.

<sup>89</sup> 劉光臨，〈回歸傳統：歷史學視野中的資本主義〉，《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5(北京，2010)，頁23。

<sup>90</sup> Lisa Lowe, *The Intimacies of Four Continent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義正正須要將不同族群分隔，來承擔不同形式的勞動力。亞裔「苦力」在大英帝國的檔案裡出現，意味國際貿易的擴張，但在白人的種族想像中，「苦力」成了被奴役者通往自由的中介。加上奴隸制的殘餘仍在，歐洲哲學家並不將白人以外的人種視為平等。作者的經濟分析較為簡單，資本主義對她而言屬抽象概念多於經濟體系，而她則藉解構這概念的生成，揭示殖民與帝國不是自由主義的例外，而是其先決條件；因為在白人的觀念裡，被壓迫者沒有先天的自由，而是要克服殖民剝奪、奴役和契約勞動才可獲得自由。<sup>91</sup>在後殖民的框架下，對殖民、帝國、種族主義的批判，同時意味對自由主義制度(如法治)的批判。這比改良更進一步，甚至是否定自由主義的立場，是部分學者研究資本主義的出發點。他們對新資本主義史標籤卻步，原因離不開認為其改良不夠進取，無異於維持現狀。<sup>92</sup>

在中國史領域，加州學派的大分流比較研究對資本主義起源有詳盡分析，囿於篇幅非本文可逐一論及。最新參與這題目的是維拉諾瓦大學的劉仁威(Andrew B. Liu)，他以中國和印度茶業的專書，回應大分流和新資本主義史的討論。他將晚清至民國的茶業放在中國社會經濟史中考察，同時對比印度茶業的發展，探討兩者在環球資本主義中的競爭過程和後果。他並不是要為大分流提出新的解釋，而是探討大分流

---

Press, 2015), 38, 149-150. 黑人基進傳統(Black radical tradition)是指將種族因素放在歐洲資本累積中心的歷史分析，主要成員包括 C. L. R. James、W. E. B. Du Bois、Cedric Robinson。

<sup>91</sup> Lowe, *The Intimacies of Four Continents*, 1-41.

<sup>92</sup> 這些學者包括在註腳提及的 Peter James Hudson、Walter Johnson、James Parisot、Quinn Slobodian。有關對貝克特和巴提斯特誤用種族資本主義的質疑，可見 H. Reuben Neptune, "Throwin' Scholarly Shade: Eric Williams in the New Histories of Capitalism and Slavery,"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39:2 (Summer 2019): 299-326.

出現後，兩地茶葉經營者和知識分子如何應對競爭和歐洲的經濟思想。以分析而言，劉氏比新資本主義史更清楚列明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特別是資本流動和累積的重要。這使他脫離以生產技術作指標辨別資本主義的取向(如貝克特)，不會視中印為資本主義史的例外，而是環球資本主義史的一部分。<sup>93</sup>有別於王國斌(R. Bin Wong)和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以討論二手研究為主的方法，他中印雙方的討論都以原始史料為基礎。例如契約勞工對印度茶業生產至為重要，但當二十世紀初的社會經濟條件改變，國族主義者認為自由勞工比契約勞工在經濟上更合理，繼而起來廢除「苦力」制度。期間他們強調契約勞工和非裔被奴役者同樣是不自由，更用上殖民者的邏輯，認為契約勞工比農民先進，適合資本主義的自由勞動。<sup>94</sup>作者的重點不在自由勞動的優劣，而是分析歐洲的古典經濟學如何成為他們理解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方式。可以說，此書在理論和研究地點都拓寬了撰寫資本主義史的可能，其他學者可以借鏡探討資本主義史的跨國和比較面向。<sup>95</sup>

此外，前述新期刊《資本主義》的內容亦反映這趨勢的最新發展和發起人爭取更多學術對話的嘗試。其發刊詞以跨界為題，聲稱要延續自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後對資本主義的討論，促進歷史和經濟兩個學科的交流，鼓勵雙方各表立場，求同存異。<sup>96</sup>在那裡發表的有新資本主義史的論文，其他支持、反對、旁觀的聲音，甚至是哲學、政治學、地理學的觀點，以及美國史以外的角度。例如有經濟學者評論美

<sup>93</sup> Andrew B. Liu, *Tea War: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12-18.

<sup>94</sup> Liu, *Tea War*, 195-229.

<sup>95</sup> 可參考吳翎君，〈英文學界關於「跨國史」研究新趨勢與跨國企業研究〉，《新史學》，28：3(臺北，2017)，頁 207-240。

<sup>96</sup> Marc Flandreau, "Border Crossing," *Capitalism: A Journal of History and Economics* 1:1 (Fall 2019): 1-9.

國金融史的研究，對學科交流態度正面，但提醒經濟學其實不是完全沒有敘事，以及上一代商業、勞工、金融史研究仍未過時。<sup>97</sup>另一經濟學者則回顧自《十字架上的時間》出版以來在經濟學界的爭議，亦有經濟史學者質疑使用新自由主義一詞的人是否自說自話。<sup>98</sup>他們的討論不一定能達成共識，但說明這趨勢並非畫地為牢，發展至今已比九十年代時更為蓬勃，難以用單一題材或方法總結。無論如何，有份量的學術交流遠比單從意識形態出發的謾罵為佳。除前述《經濟學人》的書評外，亦有美國金融評論員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書評，大張撻伐李維綜合美國經濟史的新著，認為他吹噓凱恩斯學派的政府干預而貶低自由市場。<sup>99</sup>該新著或有可議之處，但書評立場先行，重彈保守派老調。甚至有評論人在《富比士》撰文，詆毀新資本主義史只是進步派學者的自我沉溺，無助吸引學生。<sup>100</sup>可見改良立場除受左翼圈子質疑外，還會遭到保守派攻擊。將來是否有更多後學參與新資本主義史研究，而這一標籤的學術和政治含義會否改變，都是有待觀察的發展。

---

<sup>97</sup> Barry Eichengreen, "Financial History,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the New History of Finance Capital," *Capitalism: A Journal of History and Economics* 1:1 (Fall 2019): 20-58.

<sup>98</sup> Hilt, "Revisiting *Time on the Cross* After 45 Years"; Harold James, "Neoliberalism and Its Interlocutors," *Capitalism: A Journal of History and Economics* 1:2 (Spring 2020): 484-518.

<sup>99</sup> James Grant, "'Age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Review: Road to Chaos," *Wall Street Journal*, 7 May, 2021.

<sup>100</sup> Brian Domitrovic, "In History Departments, It's Up With Capitalism And Down With Enrollments," <https://www.forbes.com/sites/briandomitrovic/2019/11/16/in-history-departments-its-up-with-capitalism-and-down-with-enrollments/>, accessed 26 November, 2021.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新資本主義史有很強的公眾史學意識，這從以上回顧可以看出。以通俗方式寫作有利參與公共討論，故不少相關學者在完成首本學術專書後，便轉寫面向一般讀者的著作。<sup>101</sup>此類作品同樣研究紮實，但對現有文獻的討論和介入便略顯不足。例如貝克特試圖以戰爭資本主義的環球視野，挑戰大分流個別國家或地區的研究。<sup>102</sup>雖然作者在書中提出不少史料佐證其說法，但論證過程卻相對簡單，及不上彭慕蘭《大分流》的嚴密，這難免是大眾讀物的局限。要在學術標準與公共參與之間取得平衡並非易事，加上大學升等的考慮，每位學者都有不同選擇，很難一概而論。歷史學者的公共參與還要面對他人的懷疑，甚至敵視，因為大眾不一定願意接受與己相違的看法。其他範疇的學者也可能覺得歷史學者不守本分，踰越學科藩籬。就此，李維談到「歷史學者不會將政治史讓給政治學者，社會史讓給社會學者。那為什麼要將經濟史讓給經濟學者，尤其當他們都忽略了經濟史？」<sup>103</sup>另一歷史學者亦在評論新資本主義史時說「這學術趨勢給予歷史學者機會重奪經濟的歷史，這歷史重要得不能只讓經濟學者對此發言。」<sup>104</sup>雖然我在以上回顧對部分新資本主義史著作略有微言，但此趨勢畢竟是歷史學者回應時代的嘗試，立場可以再議，整體值得正面看待。新資本主義史可是他山之石，讓史學同仁反思如何在追求學問之餘作公共參與，在公共參與之時不失學問之嚴謹。

<sup>101</sup> 除菲利普斯-費恩外，本文集中討論的作者都經大學出版社出版首本專書，貝克特、巴提斯特、海曼、菲利普斯-費恩、李維的第二本著作便是由大眾出版社出版。

<sup>102</sup>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xv.

<sup>103</sup> Adelman and Levy, "The Fall and Rise of Economic History."

<sup>104</sup> Seth Rockman, "What Makes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Newsworthy?"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34, no. 3 (Fall 2014): 466.

(本文於 2021 年 3 月 1 日收稿；2022 年 6 月 9 日通過刊登)

\*筆者在學習美國史期間獲 Mark Hendrickson 教授指導，本文初稿獲汪伊喬同學提供修改意見，亦承蒙審查人批評指正，謹此一併致謝。

## 徵引書目

- 王心揚，〈美國新社會史的興起及其走向〉，《新史學》，6：3(臺北，1995)，頁 155-183。
- 吳翎君，〈英文學界關於「跨國史」研究新趨勢與跨國企業研究〉，《新史學》，28：3(臺北，2017)，頁 207-240。
- 劉光臨，〈回歸傳統：歷史學視野中的資本主義〉，《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5(北京，2010)，頁 14-26。
- 劉瑞華，〈新經濟史革命—介紹 R. Fogel 和 D. North 的學說〉，《新史學》，5：3(臺北，1994)，頁 141-164。
- “Interchange: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01:2 (September 2014): 503-536.
- Adelman, Jeremy, and Jonathan Levy. “The Fall and Rise of Economic History.”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the-fall-and-rise-of-economic-history/>. Accessed 26 February, 2021.
- Appleby, Joyce. *The Relentless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2010.
- Arrighi, Giovann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 Baptist, Edward E. “The Economist’s review of my book reveals how white people still refuse to believe black people about being black.”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sep/07/economist-review-my-book-slavery>. Accessed 26 February, 2021.
- Baptist, Edward E. *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 Beckert, Sven, and Katherine Stevens. “Harvard and Slavery: Seeking a Forgotten History.” <https://www.harvardandslavery.com/>. Accessed 26 February, 2021.
- Beckert, Sven. “History of American Capitalism.” In *American History Now*, edited by Eric Foner and Lisa McGirr, 314-335.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Beckert, Sven.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4.
- Block, Fred, and Margaret R. Somers. *The Power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Karl Polanyi’s*

- Critiqu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Burgin, Angus. *The Great Persuasion: Reinventing Free Markets since the Depress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Chandler, Jr, Alfred D.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Clegg, John J. "Capitalism and Slavery." *Critical Historical Studies* 2:2 (Fall 2015): 281-304.
- Cowie, Jefferson. *The Great Exception: The New Deal and the Limits of American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 Domitrovic, Brian. "In History Departments, It's Up With Capitalism And Down With Enrollments." <https://www.forbes.com/sites/briandomitrovic/2019/11/16/in-history-departments-its-up-with-capitalism-and-down-with-enrollments/>. Accessed 26 November, 2021.
- Eichengreen, Barry. "Financial History,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the New History of Finance Capital." *Capitalism: A Journal of History and Economics* 1:1 (Fall 2019): 20-58.
- Enstad, Nan. "The 'Sonorous Summons' of the New History of Capitalism, Or,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Economy?" *Modern American History* 2:1 (March 2019): 83-95.
- Flandreau, Marc. "Border Crossing." *Capitalism: A Journal of History and Economics* 1:1 (Fall 2019): 1-9.
- Fogel, Robert William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Evidence and Methods, A Supple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 Fogel, Robert William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 Grant, James. "'Age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Review: Road to Chaos." *Wall Street Journal*. 7 May, 2021.
- Gutman, Herbert G. *Slavery and the Numbers Game: A Critique of Time on the Cros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5.
- Hamilton, Shane. "The Populist Appeal of Deregulation: Independent Truc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Free Enterprise, 1935-1980." *Enterprise & Society* 10, no. 1 (March 2009): 137-177.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The Clear Connection Between Slavery and American Capitalism."

- <https://hbswk.hbs.edu/item/the-clear-connection-between-slavery-and-american-capitalism>. Accessed 26 November, 2021.
- Hilt, Eric. "Revisiting *Time on the Cross* After 45 Years: The Slavery Debates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Capitalism: A Journal of History and Economics* 1:2 (Spring 2020): 456-483.
- Hudson, Peter James. "The Racist Dawn of Capitalism." <https://bostonreview.net/articles/peter-james-hudson-slavery-capitalism/>. Accessed 26 November, 2021.
- Hyman, Louis. "Why Write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American Capitalism: A Reader*, edited by Louis Hyman and Edward E. Baptist, xvii-xxiv.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 Hyman, Louis. *Borrow: The America Way of Deb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2.
- Hyman, Louis. *Debtor Natio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in Red In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Hyman, Louis. *Temp: How American work, American Business,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ecame Temporary*. New York: Viking, 2018.
- James, Harold. "Neoliberalism and Its Interlocutors." *Capitalism: A Journal of History and Economics* 1:2 (Spring 2020): 484-518.
- Johnson, Walter. "To Remake the World: Slavery, Racial Capitalism, and Justice." <https://bostonreview.net/forum/walter-johnson-to-remake-the-world/>. Accessed 26 November, 2021.
- Krippner, Greta 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Socio-Economic Review* 3:2 (May 2005): 173-208.
- Levy, Jonathan. *Freaks of Fortune: The Emerging World of Capitalism and Risk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Lipartito, Kenneth. "Reassembling the Economic: New Departures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1:1 (February 2016): 101-139.
- Liu, Andrew B. *Tea War: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 Lowe, Lisa. *The Intimacies of Four Continent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MacLean, Nancy. "Southern Dominance in Borrowed Language: The Regional Origins of

- American Neoliberalism.” In *New Landscapes of Inequality: Neoliberalism and the Erosion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edited by Jane L. Collins, Micaela di Leonardo, and Brett Williams, 21-37.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2008.
- Neptune, H. Reuben. “Throwin’ Scholarly Shade: Eric Williams in the New Histories of Capitalism and Slavery.”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39:2 (Summer 2019): 299-326.
- Ogle, Vanessa. “‘Funk Money’: The End of Empires, The Expansion of Tax Havens, and Decolonization as 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Event.” *Past & Present* 249:1 (November 2020): 213-249.
- Ogle, Vanessa. “Archipelago Capitalism: Tax Havens, Offshore Money, and the State, 1950s-1970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2:5 (December 2017): 1431-1458.
- Ogle, Vanessa. “Time, Temporality and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Past & Present* 243:1 (May 2019): 312-327.
- Olmstead, Alan L., and Paul W. Rhode. “Cotton, Slavery, and the New History of Capitalism.”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67 (January 2018): 1-17.
- Ott, Julia C. *When Wall Street Met Main Street: The Quest for an Investors’ Dem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Ott, Julia, and William Milberg. “Capitalism Studies: A Manifesto.” <https://publicseminar.org/2014/04/capitalism-studies-a-manifesto/>. Accessed 26 November, 2021.
- Ott, Julia. “Words Can’t Do the Work for Us.” <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blog/neoliberalism-forum-julia-ott>. Accessed 26 February, 2021.
- Parisot, James. “Critical Limits of the ‘New’ History of Capitalism: A Review of Jonathan Levy’s *Age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https://spectrejournal.com/critical-limits-of-the-new-history-of-capitalism/>. Accessed 26 November, 2021.
- Phillips-Fein, Kim. *Fear City: New York’s Fiscal Crisis and the Rise of Austerity Politics*.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17.
- Phillips-Fein, Kim. *Invisible Hands: The Making of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from the New Deal to Reagan*. New York: W. W. Norton, 2009.
- Rockman, Seth. “What Makes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Newsworthy?”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34, no. 3 (Fall 2014): 439-466.

- Rodgers, Daniel T. *Age of Fractur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Rodgers, Daniel. "The Uses and Abuses of 'Neoliberalism'." *Dissent* 65:1 (Winter 2018): 78-87.
- Rosenthal, Caitlin. "Big Data in the Age of the Telegraph."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people-and-organizational-performance/our-insights/big-data-in-the-age-of-the-telegraph>. Accessed 26 November, 2021.
- Rosenthal, Caitlin. "Capitalism when Labor was Capital: Slavery, Power, and Price in Antebellum America." *Capitalism: A Journal of History and Economics* 1:2 (Spring 2020): 296-337.
- Rosenthal, Caitlin. "Seeking a Quantitative Middle Ground: Reflections on Methods and Opportunities in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36:4 (Winter 2016): 659-680.
- Rosenthal, Caitlin. "The perils of Big Data: How crunching numbers can lead to moral blunder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utlook/2019/02/18/perils-big-data-how-crunching-numbers-can-lead-moral-blunders/>. Accessed 26 February, 2021.
- Rosenthal, Caitlin. *Accounting for Slavery: Masters and Manage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Schuessler, Jennifer. "In History Departments, It's Up With Capitalism." <https://www.nytimes.com/2013/04/07/education/in-history-departments-its-up-with-capitalism.html>. Accessed 26 February, 2021.
- Slobodian, Quinn. "Against the neoliberalism taboo." <https://www.focaalblog.com/2018/01/12/quinn-slobodian-against-the-neoliberalism-taboo/>. Accessed 26 February, 2021.
- Slobodian, Quinn. *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Talks at Google. "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w6lFyy8jlk>. Accessed 26 November, 2021.
- The Economist. "Our withdrawn review 'Blood cotton'." <https://www.economist.com/books-and-arts/2014/09/05/our-withdrawn-review-blood-cotton>. Accessed 26 February, 2021.

-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The 1619 Project."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08/14/magazine/1619-america-slavery.html>. Accessed 26 February, 2021.
- Walker, T.W. "'A Torture Machine': The Violent Story of Slavery and the Beginn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 <https://monthlyreview.org/2015/11/01/a-torture-machine/>. Accessed 26 November, 2021.
- Young, Elliott. "Chinese Coolies, Universal Rights and the Limits of Liberalism in an Age of Empire." *Past & Present* 227 (May 2015): 121-149.

## **A Diverse Critique: Insights and Reflections from the New History of American Capitalism**

Ho-chiu Leung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The study of capitalism has been gaining traction in the history prof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years, with book after book published on the topic. One scholar launched an online course and organized summer seminars to train students to conduct related research. Others founded a new journal with the word capitalism in its title. A proponent of this historiographical trend suggests that its main features are the perspective on capitalism as a mutable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stress on the agency of human actors within it. Some historians term the research that explains economic phenomena by considering non-economic factors as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life, distinguishing it from economic history that explains the economy through positivist methods. Another channel to survey this trend is by probing scholars' position on capitalism and the responses to their research. The title of this article refers to the observation that most of these scholars hold a critical stance towards capitalism, but their extents and entry points vary, therefore constituting a diverse critique. Although historians are in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present by studying the past, this practice is especially prominent in this trend, benefitting from the variety of its research topics and methods. The author discusses three important topics related to the new history of capitalism, namely slavery, finance, and neoliberalism, to illustrate how historians can breathe life into old issues and bring forth a reformist message through critique.

**Keywords:** capitalism, economic life, slavery, finance, neoliberalism